

說郛

續世一

特
僧12
6
146



112
6
146

說郛續目錄

弓第三十一

長者言 陳繼儒

清言 屠隆

續清言 屠隆

歸有園塵談 徐太室

木几冗談 彭汝讓

偶談 李鼎

玉笑零音 田藝蘅



寓林清言

黃汝亨

狂言紀

黃汝亨

長者言

華亭陳繼儒



余少從四方名賢游有聞輒掌錄之已復死心茅
茨之下霜降水落時弋一二言拈題紙屏上語不
敢文庶使異日子孫躬耕之暇若粗識數行字者
讀之了了也如云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則吾豈
敢

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
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長者言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
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
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偶與諸友登塔絕頂謂云大抵做向上人決要士君
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乘興覽眺必無獨
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又須賴諸君慫恿此
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
提撕警惺跬步少差易至傾跌只此便是做向上一
等人榜樣也

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
少他不得卽此便是立命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
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南宋人也
合之可作出處銘

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但好利之弊使人不復
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使人不復顧君父世有妨親命
以潔身訕朝廷以賣直者是可惡也孰不可惡也

長者言
宦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
有味於淡也

賢人君子專要扶公論正易之所謂扶陽也
清苦是佳事雖然天下豈有薄於自待而能厚於待
人者乎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可以
役使鬼神

黃帝云行及乘馬不用迴顧則神去今人迴顧功名
富貴而去其神者豈少哉

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語

屬官論劾上司時論以為快但此端一開其始則以
廉論貪其寃必以貪論貪矣又其寃必以貪論廉矣
使主上得以賤視大臣而憲長與郡縣和同為政可
畏也

責備賢者畢竟非長者言

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嬭要養人歸林
下如阿婆要教人

廣志遠願規造巧異積傷至盡盡則早亡豈惟刀錢

田宅若乃組織文字以冀不朽至於鏤肺鑄肝其爲廣遠巧異心滋甚禍滋速

大約評論古今人物不可便輕責人以死

治國家有二言曰忙時閒做閒時忙做變氣質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火麗于木麗于石者也方其藏於木石之時取木石而投之水水不能克火也一付於物卽童子得而撲滅之矣故君子貴翕聚而不貴發散

甌甌子每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朝廷以科舉取士使君子不得已而爲小人也若以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已而爲君子也

奢者不特用度過侈之謂凡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暴殄天物

鯤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不仕則蹶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人有嘿坐獨宿悠悠忽忽者非出世人則有心用世

人也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也

初夏五陽用事于乾爲飛龍草木至此已爲長旺然旺則必極至極而始收歛則已晚矣故康節云牡丹含蕊爲盛爛熳爲衰蓋月盈日午有道之士所不處焉

醫書云居母腹中母有所驚則生子長大時發顛癩今人出官涉世往往作風狂態者畢竟平日帶胎疾耳秀才正是母胎時也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牆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腹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此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乎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于我何關我自處逆于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長者言
用兵者仁義可以王治國可以霸紀律可以戰智謀
則勝負共之恃勇則亡

出一個喪元氣進士不若出一個積陰德平民
救荒不患無計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卽奇策也

凡議論要透皆是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過

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卽善也吾不知所謂惡
但使人恨者卽惡也

講道學者得其土苴真可以治天下但不可專立道
學門戶使人望而畏焉嚴君平買卜與子言依于孝

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弟雖終日譚學而無講
學之名今之士大夫恐不可不味此意也

天理凡人之所生機械凡人之所熟彼以熟而我以
生便是立乎不測也

青天白日和氣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卽鳥鵲且有
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垂戾
之感至于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

願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之所入者其禍小口之所
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游閒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
媒孽交構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是好風俗
好世界蓋訛言之訛字化其言而爲訛也

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
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其下不取辱則取禍

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必無放肆之君子

人有好爲清態而反濁者有好爲富態而反貧者有
好爲文態而反俗者有好爲高態而反卑者有好爲
淡態而反濃者有好爲古態而反今者有好爲奇態

而反平者吾以爲不如混沌爲佳

人定勝天志一動氣則命與數爲無權

偶譚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且無論公之人品政事只
此閒工夫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樂得其道故老而不
爲疲也亦只爲精神不在嗜好上分忒耳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
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人之嗜名節嗜文章嗜游俠如嗜酒然易動客氣當
以德性消之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田鼠化爲鴛雀入大海化爲蛤蜊魚且有變化而人至化不變何哉故善用功者月異而歲不同時異而日不同

好譚閨門及好譚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

有濟世才者自宜韜歛若聲名一出不幸而爲亂臣賊子所劫或不幸而爲權奸佞倖所推旣損名譽復

擊事幾所以易之無咎無譽莊生之才與不才真明哲之三窟也

不盡人之情豈特平居時卽患難時人求救援亦當嘗味此言

俗語近于市纖語近于娼譚語近于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

人之交友不出趣味兩字有以趣勝者有以味勝者有趣味俱乏者有趣味俱全者然寧饒於味而無寧饒於趣

長者言
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加吾以順受有此病
自有此藥不必校量

羅仲素云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
若一味見人不是則朋爰兄弟妻子以及于童僕鷄
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墜中如何得出頭地故
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小人專望人恩恩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難
忘

好義者往往曰義憤曰義激曰義烈曰義俠得中則

爲正氣太過則爲客氣正氣則事成客氣則事敗故
曰大直若曲又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
之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

醫以生人而庸工以之殺人兵以殺人而聖賢以之
生人

人之高堂華服自以爲有益于我然堂愈高則太頭
愈遠服愈華則太身愈外然則爲人乎爲己乎

神人之言微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人之言多

小人之言妄

欲見古人氣象須于自己胸中潔淨時觀之故云見
寅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
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于自家體貼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
語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矣當三復斯言

徐主事好衣白布袍曰不惟儉朴且久服無點污亦
可占養

河洛卦範皆圖也書則自可鑽研圖則必田討論古

人左圖右書此也今有書而廢圖故有學而無問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其惟圖乎

○ 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癡呆以防死

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
利濟便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
乞丐亦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蹉過耳

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遙
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

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

人心大同處莫生異同大同處卽是公論公論處卽是天理天理處卽是元氣若于此處犯手者老氏所謂勇乎敢則殺也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說士大夫獨拈民之一字却有味

杳假山無巧法只是得其性之重也故久而不傾觀此則嚴重者可以自立

後輩輕薄前輩者往往促算何者彼旣賤老天豈以賤者贈之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

檢點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王少河云好色好鬪好得禽獸別無所長只長此三件所以君子戒之

靜坐以觀念頭起處如主人坐堂中看有甚人來自然爾答不差

人鳥不亂行人獸不亂群和之至也人乃同類而多

乖睨何與故朱子云執拘乖戾者薄命之人也

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曾作得主馬
牛爲人穿着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上二
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
至老其不爲馬牛者幾何哀哉

世亂時忠臣義士尙思做個好人幸逢太平復爾温
飽不思做個君子更何爲也

凡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可恕也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也厚

天下唯聖賢收拾精神其次英雄其次修煉之士
醉人膽大與酒融浹故也人能與義命融浹浩然之
氣自然充塞何懼之有

曾見賢人君子而歸乃猶然故吾者其誠趨可知矣
出言須思省則思爲主而言爲客自然言少

只說自家是者其心粗而氣浮也

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人疾言遽色怒氣噴人人寧
有怡者乎

士大夫不貪官不受錢一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

天生聖賢之意蓋潔己好修德也濟人利物功也有德而無功可乎

未用兵時全要虚心用人既用兵時全要實心活人孔子畏大人孟子藐大人畏則不驕藐則不諂中道也

少年時每思成仙作佛看來只是識見嫩耳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厚矣

進善言受善言如兩來船則相接耳

人不易知然爲人而使人易知者非至人亦非真豪傑也黃河之脉伏地中者萬三千里而莫窺其際器局短淺爲世所窺丈夫方自愧不暇而暇求人知乎能受善言如市人求利寸積銖累自成富翁掃殺機以迎生氣修庸德以來異人

金帛多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少不知其他知有爭而已金帛少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多亦不知其他知有親而已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長者言
以舉世皆可信者終君子也以舉世皆可疑者終小人
人也

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平則能在其中矣廉能者後世不熟經術之論也

古人重俠腸傲骨曰腸與骨非霍霍簞弄口舌聳作意氣而已郭解陳遵議論長依名節

清福上帝所吝而習忙可以銷福清名上帝所忌而得謗可以銷名

人不可自恕亦不使人恕我

文中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嗚呼今之奏疏亦然

用人宜多擇友宜少

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心逐物曰迷法從心曰悟

儒佛爭辨非惟儒者不讀佛書之過亦佛者不讀儒書之過故兩家皆交淺而言深

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游定不得力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古之宰相捨功名以成事業今之宰相既愛事業又愛功名古之宰相如聶政塗面抉皮今之宰相有荆軻生劫秦王之意所以多敗

周顒與何胤書云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重者無逾性命性命于彼甚切滋味在我可輕故酒肉之事莫談酒肉之品莫多酒肉之友莫親酒肉之僧莫接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曰寓諸庸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憐才二字我不喜聞才者當憐人寧爲人所憐邵子曰能經綸天下之謂才

閉門卽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讀史要耐訛字如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橋開居耐俗漢

孔子云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蓋聖人之氣不與兵氣合故知其不害于桓魋今人懶習文字者由

其氣不與天地之氣及聖賢之清氣合故不得不懶也

清言

東海屠隆

子房虎嘯安期生豹隱於海濱藥師龍驤魏先生蠖
屈於崑穴繫豈異哉寔命不同

三九大老紫綬貂冠得意哉黃梁公案二八佳人翠
睂蟬鬢銷魂也白骨生涯

口中不設雌黃睂端不挂煩惱可稱烟火神仙隨宜
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風晨月夕
客去後蒲團可以雙跏烟島雲林興來時竹杖何妨

獨往

覆雨翻雲何險也論人情只合杜門嘲風弄月忽頽
然全天真且須對酒

道上紅塵江中白浪饒他南面百城花間明月松下
涼風輸我北牕一枕

淨几明牕好香茗有時與高衲談禪豈棚菜圃暖
日和風無事聽閒人說鬼

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
關心只在花開花謝

甜苦備嘗好丟手世味渾如嚼蠟生死事大急回頭
年光疾于跳丸

無物能牢何況蠢茲布袋有形皆壞不聞爛卻虛空
坐禪而不明心取骨頭爲工課馬祖戒于磨甃談經
而不見性鑽故紙作生涯達摩所以面壁

草色花香游人賞其有趣桃開梅謝達士悟其無常
修淨土者自淨其心方寸居然蓮界學坐禪者達禪
之理大地盡作蒲團

立身而認骨肉太親則人緣難遣學道而求形神俱

在則我相未融

錫粘油膩牽纏最是愛河瞎引盲趨展轉投于苦海
非大雄氏誰能拯之

知事理原有頓漸則南北之宗門不廢知升墜分于
情想則過現之因果昭然

若無後來報應則造物何以謝顏回除却永劫災殃
則上帝胡獨私曹操

禿鬚黃面揣骨法豈有如許公侯道氣文心標風流
亦是可見措大

招客留賓爲懽可喜未斷塵世之攀緣澆花種樹嗜
好雖清亦是道人之魔障

角弓玉劍桃花馬上春衫猶憶少年俠氣瘦瓢膽瓶
貝葉齋中夜衲獨存老去禪心

寶籙祈仙金函禮佛造物尚不得牢籠褐衣披體破
帽蒙頭君相又安能陶鑄

臨池獨照喜看魚子跳波逶迤閒行忽見蘭芽出土
亦小有致時復欣然

盤食一菜永絕腥膻飯僧宴客何煩六甲行厨茆屋

三楹僅蔽風雨掃地焚香安用數童縛帚未見元放
翛然尚覺右丞多事

菜甲初肥美于熟酪蓴絲既長潤比羊酥

楊柳岸蘆葦汀池邊須有野鳥方稱山居香積飯水
田衣齋頭纔着比丘便成幽趣

竹風一陣飄颺茶竈踈烟梅月半彎掩映書牕殘雪
真使人心骨俱冷體氣欲仙

登華子岡月夜犬聲若豹遊赤壁磯秋江雀影如人
但想前賢神明開滌

山河天眼裡不知山河卽是天眼世界法身中不知
世界卽是法身

如來爲凡夫說空以凡夫著有故爲二乘人說有以
二乘人沉空故著有則入淪轉之途沉空則礙普度
之路是故大聖人銷有以入空一法不立從空以出
有萬法森然

黃蘗淡飯允宜山澤之臞曲几匡牀久絕華清之夢
棺則朽于木榾則朽于土土木何勞分別沉則化于
水焚則化于火火水安用商量

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
問婦索釀甕有新芻呼童煮茶門臨好客先生此時
情興何如

痴矣狂客酷好賓朋賢哉細君無違夫子醉人盈座
簪裾半盡酒家食客滿堂瓶甕不離米肆燈燭瑩瑩
且耽夜酌爨烟寂寂安問晨炊生來不解攢眉老去
彌堪鼓腹

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
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

白仲奇窮悍婦同于馮衍德園高隱孤居頗似王維
我固當勝之

明霞可愛瞬眼而輒空流水堪聽過耳而不戀人能
以明霞視美色則業障自輕人能以流水聽絃歌則
性靈何害

詩堪適性笑子美之苦吟酒可怡情嫌淵明之酷嗜
若詩而嫉妬爭名豈云適性若酒而猖狂罵座安取
怡情

鑠金玷玉從來不乏彼讒人洗垢索瘢尤好求多于

清言
佳士止作疾風過耳何妨微雲點空

學道歷于魔而莫退遇辱堅百忍以自持到底無損
毫毛轉使人稱盛德當時之神氣不亂入夜之鬼夢
亦清

金吾厚享千鍾命慳于豈牆學士御食二器數定于
橘湯余幼丁貧賤每藜藿之飯不充壯忽持齋想肉
食之薄已盡

大臣雅度嫌王勃之恃才明主知人想李白之薄福
盈庭滿座斷結駟于貴人累牘連篇絕八行于政府
情塵既盡心鏡逐明外影何如內照幻泡一消性珠
自朗世瑤原是家珍

善謔浪好談諧吐語傷于過綺取快佐驩亦無大害
揚隱微談中葺爲德毋乃太涼積愆消福吾鄙戒之
人生于五行亦死于五行恩裡由來生害道外于六
賊亦成于六賊妙處只在轉關

雲棲蓮老佛隴燈公嶺表憨山湖南窮介有西方美
人之思碧浪朱生西泠虞氏湘靈逸客鏡水隱鱗有
天際真人之想

聰明而修潔上帝固錄清虛文采而貪殘冥官不受
詞賦
凡夫迷真而逐妄智慧化爲識神譬之水湧爲波不
離此水聖人悟妄而歸真識神轉爲智慧譬之波平
爲水當體無波

樓前桐葉散爲一院清陰枕上鳥聲喚起半牕紅日
一泓濠上便同莊叟之觀片石林間堪下米顛之拜
天上兩輪逐電晝夜不休人間二鼠嚙藤刹那欲斷
立雪斷臂祇緣藝壓當行擘面攔胸直是酒逢知己

噉飯著衣生世無補飾巾待壙顧影多慙庶幾哉白
魚蠹簡食奇字于腹中黃鳥度枝遺好音于世上
比丘鼻臭荷香來池神見斥童子乃以香嚴而圓通
元卿目玩宮卉爲天神所呵古德有因桃花而悟道
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是悠然
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經殘石磬半沉蕉雨
水色澄鮮魚排荇而徑度林光澹蕩鳥拂閣以低飛
曲逕烟深路接杏花酒舍澄江日落門通楊柳漁家
催租吏只問家僮知主人之不理生產收稼奴徑達

主母笑先生之向如外賓

八關齊久何敢然寄興于持螯五斗量怪聊復爾托
名于泛蟻

侶猿猴友虎豹不能孫登之穴居馴鳥雀畜鳧魚頗
似何點之野逸

高人品格既有媿井丹潔身名士風流亦不至相如
慢世

天討有罪生來幸免馬驢世棄不才隱去敢云鴻豹
有分有限耗星臨宮顧我論萬事總不如人無慮無

憂天喜坐命羸人只一籌至要在我

持論絕無鬼神見恠形而驚怖平居力詆仙佛遇疾
病而修齋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時翻名理于廣
筵媚竈乞墦日挂山林于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爲龍爲蛇生旣謝陽秋于太史呼牛呼馬死亦一任
彼月旦于時人

以文章爲遊戲將希劉勰逃禪看齒髮之衰顏自信
鮑昭才盡

荆扉纔掩便逢客過掃門飯粟一空輒有人求譽墓

萬事從來是命一毫夫豈由人

家坐無聊不念食力擔夫紅塵赤日汝官不達尚有
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峰巒窈窕一拳便是名山花竹扶踈半畝何如金谷
少文五岳興聊託于臥遊元亮一園趣果成于日涉
月出青松光映琉璃夜火風搖翠篠寒生宰堵秋烟
虛空不拒諸相至人豈畏萬緣是非場裡出入逍遙
逆順境中縱橫自在竹密何妨水過山高不碍雲飛
孔孟以經常治世不欲炫奇怪以駭時釋老以妙道

度人故每現神通以聳衆

凡情自縛則搏沙捻土一身纏爲葛藤空觀一成則
割水吹毛四大等于枯木

薰蒸聽香則果未成而靈根漸長熬煎欲火則日未
暝而惡趣現前

喫菜而生美好揀擇則喫菜不異喫葷作善而求自
高勝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人若知道則隨境皆安人不知道則觸塗成滯人不
知道則居鬧市生囂雜之心將蕩無定止居深山起

岑寂之想或轉憶炎囂人若知道則履喧而靈臺寂
若何有遷流境寂而真性沖融不生枯槁

英雄降服勁敵未必能降一心大將調御諸軍未必
能調六氣故姬亡楚帳霸王未免情哀疽發彭城老
翁終以憤死

來鳴禽于嘉樹音聞兩寂悟圓通耳根印朗月于澄
波色相俱空領清虛眼界

雨過天清會妙用之無碍鳥來雲去得自性之真如
栴檀之形能出門而迎佛虎丘之石解聽法而點頭

故知山河大地咸見真如瓦礫泥沙竝存佛性

酬應將迎世人奔其羶行消磨折損造物畏其虛名
世界極于大千不知大千之外更有何物天宮極于
非想不知非想之上畢竟何窮吾嘗于此茫然安得
問之大覺

衰年嶺表餘生相傳仙去隣媪夜哭還券垂老無家
每想斯人潸然欲涕

雲長香火千載遍于華夷坡老姓名至今口于孺
意氣精神不可磨滅如此

慧遠臨終檢戒于食密薩真濟渡留錢于空舟古德
慎行至此便人心志凜然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窓下風雨
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春衣杜陵急管平樂真稱名士之風流雨中山果燈
下草蟲想見高人之胸次

好散阿堵亦復不能積書趣在箇中平生只愛種樹
醇醪百斛不如一味太和之湯良藥千包不如一服
清涼之散

積想情堅思女因而化石磨礱功久鐵杵且會成針
今人纔學修行便希得證稍不見効輒退初心道其
不幾乎

不是鄴侯著眼懶殘只一丐者若非豐干饒舌寒拾
兩個火頭

籬邊杖屨送僧花鬚骨于巾角石上壺觴坐客松子
落我衣裾

待月看雲偶見鶴形之使焚香掃室時迎鳥爪之姑
鳴騶呵殿歌兒挈傀儡于場中揭地掀天童子弄形

影于燈下

張三不是他李四亦不是他總認郵亭爲木宅長卿
不是我緯真亦不是我莫把并州當故鄉

風翻貝葉絕勝北闕除書水滴蓮花何似華清一室
一室經行賢于九衢奔走六時禮佛清于五夜朝天
鳴琴流水疑魴鮪之來聽散帙當軒喜藤竹之交翳
娟娟月露下薜蔔而生香嫋嫋山風入松篁而成韻
閒情清曠未解習鍛之機野性蕭疎耻作投梭之達
負苓而罵庖犧鑿開混沌采薇而薄周武決裂隄防

善星腹笥部藏不免泥犁雲光口墜天花難逃閻老
所以初祖來自迦毘盡掃文字室利往叅摩詰悉杜
語言

太原則哲幾畜疑于掇煤瑯琊故知竟因讒而投杼
嗚呼知己難哉吾欲挽九原而起鮑叔取千金以鑄
子期

陳思逸藻僅朱郎于遮須庾信高才乃縮形于地府
身後結局如此眼前又興索然

觀號千秋吾媿賀老之捨宅樓高三級復慙都水之

棲真物在亦不苦留期到倏然便去

周犢營產原從車子而償通韓相卜筮乃爲木工而定碓凡事前定如斯世人計較可息

靈運才高不入白蓮之社裴休詩好何關黃蘗之宗故子昂杜甫韵語騁意氣于秋林寒山船子吟哦寫性靈于天籟寫性靈者佛祖來印騁意氣者道人指

呵

室無長物心本宅乎清虛門多雜賓性不近乎狷介行誼雖無大損淨業未免有妨

據床塔爾聽豪士之譚鋒把盞醒然看酒人之醉態大臣赫赫甫丘墓便已就荒文士沾沾問姓名多云不識名利至此使人心灰

夫人有絕技必傳有至性不朽靈心巧思魯般以木匠千秋報主存孤李善以傭奴百世

核人貴實浮論難憑從古聖賢不能無謗試問釋迦于移山之口佛云乎哉叩宣尼于伐木之夫何聖之有

道人好看花竹寄託聊以適情居士偶聽弦歌不染

何妨入道清曠亦自有致寂寞無令太枯

看曉纔交夢裡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

分明故學道之法無多只在一心不亂

戴髮含齒生幸托于中華方袍圓冠名復綴于下士

田園雖少負郭妻孥尚免飢寒榮期之樂已多老氏

之學知足

若富貴貧窮由我力取則造物為無權若毀譽嗔喜

隨人脚根則讒夫愈得志

世法須從身試大道不在口譚暇日清言有味恐于

實際無當猝然遇境不撓此是學問得力袁盎報士

世之仇不知雖經萬劫而必報師子償殺命之債不

知雖逋小債而必償萌芽各認根苗點滴不老簷溜

罪在則福不集福少則行難圓此聖賢之所以順作

業也

口奉清齋過客時供梁肉身衣短褐兒童或曳羅衫

固知供奉之綺裘不富于公孫之布被

冤家恩愛心常作平等之觀上帝悲田眼不見可憎

之物性鮮貪嗔六時畏作惡趣心能領略四季都是

良辰昔人不云乎此老終當以樂死青谿白石倏生
瀟洒之懷黑霧黃埃便起炎囂之念此是心依境轉
恐于學道無當必也月隨人走月竟不移岸逐舟行
岸終自若則幾矣

醒時思作佳夢夢去未必如所思生前念佛修行死
後猶恐忘初念何也衆生奔馳情識一往易昏學人
積累薰修務求根契

隔壁聞釵釧聲比丘名爲破戒比丘之心入故也同
室與婦人處羅什不碍成真羅什之心不入故也固
知染淨在心何關形迹

方外偶過僧道倒雙屣急開竹戶迎來座中倘及市
朝掩兩耳輒救松風吹去

樓窺睥睨窓中隱隱江帆家在半邨半郭山倚精廬
松下時時清梵人稱非俗非僧

華屋朱門過王侯而掉臂黃頭歷齒對兒子而傷心
高人之輕富貴也易斷恩愛也難

觀上虞論衡笑中郎未精玄賞讀臨川世說知晉人
果善清言

王重陽闌入臥內馬鈺內子能知戒閣黎金甲傳餐
太守夫人覷破

美人傅粉塗香終淪于糞土猛士格虎剗象死制于
螻蟻古鏃繡刀舊日戰爭之地蝕釵灰襖昔時歌舞
之場英雄漠漠精靈秦晉茫茫歲月娑羅居士釀酒
沿蔬無日不延賓客杜門禁足經年嬾過隣家白香
山云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
者靡不過吾甚媿其言

永明禪師云向不遷境上虛受輪迴十無碍法中自

生繫縛

續清言

東海屠隆

飢乃加餐菜食美于珍味倦然後卧草荐勝似重裯
流水相忘遊魚遊魚相忘流水卽此便是天機太空
不得浮雲浮雲不得太空何處別有佛性

皮囊速壞神識常存殺萬命以養皮囊罪卒歸于神
識佛性無邊經書有限窮萬卷以求佛性得不屬於
經書

入市而嘆過路客紛紛擾擾總是行尸反觀而照主

人翁靈靈瑩瑩無非活佛

仕宦能登甲第方免官府差徭學道未出陰陽終受閻君約束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凜于十王考校

香花幢蓋顯本性之彌陀羅刹夜叉現心中之魔鬼性源既湛則鐵面銅頭化爲諸佛心垢未除則玉毫金相亦是羣魔

至人除心不除境境在而心常寂然凡人除境不除心境去而心猶牽絆

萬緣皆假一性惟真聖人借假以修真愚夫喪真而逐假

人道場而隨喜則修行之念勃興登丘墓而徘徊則名利之心頓盡故一念不清宜以佛性而淘洗六根業淨可取戒香而薰蒸

天堂人樂樂盡則苦趣至故其成佛也難閻浮人苦苦極則創心生故其成佛也易

形同木石未免委運而銷亡神同虛空豈得隨形而

隕滅形有銷亡故愚蒙止知現在神無隕滅故聖智
照見多生

六道輪轉如江帆日夜乘潮乘潮未有棲泊一證菩
提若海艘須臾登岸登岸豈復漂流

富室多藏萬寶夜深猶自持籌愈積愈吝窖中時現
精光老夫第得一錢宵臥何能貼席不散不休篋裡
如聞嗥吼

名華芳草春園風日洵饒紅樹青霜秋林景色逾勝
條風旣鬯細草茸生嫩柳韶姿紅藥齊含蘼藿芳春

景大殢人清露晨流碧梧初放新篁爽氣綠陰映入
簾幃首夏時尤堪賞

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風流
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莫之鄉愈久轉增
意味

萬緣虛幻總屬心生六道輪迴皆由自作目翳除則
空華陡滅心障撤則妄業全消

今日騎獅坐象衆生之境界過來饒他帶角披毛佛
祖之真性自若譬如小水滙爲巨流入流原自小水

真金煨于猛火出火還是真金

釋迦曾作衆生身經乎多劫其他諸佛菩薩誰不來自衆生闡提亦有佛性語載于聖經其他蠢動含靈誰不具有佛性若佛祖天然佛祖修行之法何爲若衆生只是衆生向善之途遂絕

今生根鈍是前世之行未修今行苦修則來世之根當利勿以無緣而自棄力辦肯心而不回今世旣種善因來生必成勝果列聖皆累劫修成大道豈一世便了

古德云塵勞中嘗應着力生死上不須用心塵勞不着力安得行圓生死若用心恐爲心障

非災橫禍世人常嘆無因分付安排皇天必自有說若現在隱微無據恐過去夙行有虧彼旣不差我當順受

成仙作佛必是善人至孝真忠自然度世張仲文昌未始從師授道關君天帥不聞得訣何人故求道勿急尋師積功且須修德

苦惱世上意氣須溫嗜欲場中肝腸欲冷

續清言
士大夫禪機迅利何鋒不摧制行穢污何業不作揚
言度世冥司之勾帖忽來開口乞哀幽部之鐵鞭已
下
理超教外胡僧所以如愚道越言筌獮獠何嘗識字
世智紛紛名利場中伶俐識神擾擾生死路上糊塗
亦可哀矣

死漢鞭撻不疼覺疼原非形殼僵尸爬搔不癢知癢
自是性靈人奈何輕性靈而重形殼乎

形骸非親何況形骸外之長物大地亦幻何況大地
內之微塵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若復無厭則
求望曷其有極富堪敵國嘆一命之不沾貴極人臣
恨九錫之未至爲子之造物者不亦難乎

有待而修終日且圖安樂無常若到問君何以支吾
來今往古逝者如斯貴賤賢愚誰能免此三尺紅羅
過客而吊過客一堆黃土死人而哭死人興言及此
哀哉當下修行晚矣

針水不投亦徒猜乎啞謎機鋒未對莫浪用乎盲拳
參悟久則心花頓開若蓮萼之舒瓣機緣來則性地

忽朗如日月之放光

持論絕無鬼神見怪形而驚怖平居力詆仙佛遇疾病而修齋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時翻名理于廣筵媚竈乞墦日挂山林于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世人傷我皮毛譎譎難辭陽過天日下照肝膽冥冥庶免陰愆三寸枯毫欲饒未忍千金敝帚自饗知慚論非仲壬敢希藏帳于中郎文謝班生終取覆甕于傳毅

人若知道隨境皆安道不在人應緣卽礙故得道者履喧而靈臺寂若何有遷流地僻而真性沖融奚生枯槁不得道者居鬧市而生塵雜之心將蕩無定止居空山則起岑寂之想或轉憶炎囂

時來則建勲業于天壤玉食衮衣是亦丈夫之事時失則守窮約于山林藜羹卉服是亦豪傑之常故子房封侯不以富貴而驕商皓嚴陵垂釣不以貧賤而慕雲臺

衣服豈有鬼乃本人神識之所成鬼病猶生前此亦鬼意中之所帶

病風狂而謔語多是平日之愆夢受撻而身疼可悟
地獄之報

時近惡緣如皂染衣而衣皂日修淨行若香薰室而
室香

度盡衆生乃如來之本願衆生難盡則世界之業因
慈父不以頑子之難教而忘教子之念如來不以衆
生之難度而懈度生之心

世人日與螻蟻相接螻蟻無知如來日與衆生周旋
衆生不見障重故也

耳耽淫聲曷聞金口之響目昏邪色安見玉毫之光
遺民清淨則大士擁幢幡而現形聞喜靈瑩則文殊
坐獅子而顯相

童子之目稍淨或見鬼神道士之心漸清能召靈爽
衆生以不見佛而遂謂無佛則螻蟻以不見人而遂
謂無人耶

人當溷擾則心中之境界何堪稍爾清寧則眼前之
氣象自別

對境安心則清淨之體小露止觀成熟則真如之理

森然

昏散者凡夫之病根惺寂者對症之良藥寂而常惺寂寂之境不擾惺而常寂惺惺之念不馳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平時只是悠然遇境未免擾亂

迹類卑污有損身以利物形同邈邈或混俗以埋光世人皮相失真天眼鑒觀不謬

李青蓮仙才夙稟白香山道骨天成

噉噉時名心源不淨昭昭談道密行多虧何益超昇

祇深淪墮

疾忙今日轉盼已是明日纔到明朝今日已成陳迹算閻浮之壽誰登百年生呼吸之間勿作久計

太乙窺人閣下然藜之火雲林寄信架藏倒薤之書一念已橫將死冤家出現三昧既熟臨終諸佛來迎木削方可造盧玉琢纔能成器高明性多踈脫須學精嚴狷行常苦拘時當思圓轉

歸有園塵談

明 徐太室

孔子不作宋儒翻有作義畫之上理本無像而贅着
一時魯使春秋綱目亦春秋獲麟以來權何所托而
譏評萬世

商以前相天下者實以天下勞之也故橫議不及於
阿衡周以後相天下者似以天下富之也故流言遂
起於姬旦

道統之說孔子不言也而言之孟子後儒衍之乃身

其任以繼往開來良知之說孔子未發也而發之孟子近儒摘之遂專其門以明心見性

自秦人坑儒之後純任法律故處士之橫議稍息於漢唐自宋人講學以來錯解春秋故儒者之虛權反加於天子

典午乘魏弱而篡國黠乘周弱而篡國其後子孫夷狄之禍亦復相當晉人以名理爲清談宋人以道學爲清談其間事功名實之殊要自有辨

西周以後有豪傑無聖賢凡學聖賢者常遺誦於豪傑漢唐而降有才子無文人凡爲文人者僅可稱乎才子

少年不以宋儒爲準則視規矩繩墨盡屬弁髦學者專以宋儒爲師則舉事業文章俱歸腐爛

譏有可乘則隣姬束縵以救婦勢有可脅則說士結韜以下齊

水火盜賊之害必先橫被於孤貧虛羸勞瘵之災大率淹纏乎貴介

文字內爲一人而誣詆一人亦是平生口孽官府中

毀前任以阿諛後任頗宗術術家風

春秋之書不見於魯論故傳聞互異能無起諸儒之
妄談井田之法略述於軻書若井里一分寧不憂子
孫之蕃衍

榮華富貴自造化而與之又自造化而奪之降鑒不
差功名事業由自己而成之又由自己而毀之始終
難保

古之作者其人非君子也而能為君子之言理明故
也今之作者其人非小人也而間作小人之語才短

故也

雖貴為卿相必有一篇極醜文字送歸林下

彈章

雖

惡如檇杙必有一篇絕好文字送歸地下

墓志

以公門為必不可遠者趨時士也但不當竿木無節
以公門為必不可進者潔巴士也但不當嗥呶太高
心源未徹縱博綜羣籍徒號書厨根氣不清雖誦說
三乘只如水偶

物情貴貨遺貪得者要以為厚利辭讓者藉以為名
高官盛則近諛師荆者既不戒於前隨溫者復相繼

於後

○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口

六卿但知從政不知執政是以題覆屢至變更有司但肯當官不肯做官是以施爲一切苟且

蘇卿持節而僅承屬國之典旌別自明博陸赤誅而不廢麟閣之圖功罪大著

讀古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用史漢以飾孔孟之言談道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講良知以破傳註之說

地下無衣食之身而臨絕者猶勤囑付林下無冠裳之用而既休者尚事誇張

一人孤立以在下者朋黨之勢成六逆漸生爲居高者保持之念重

勢利太重只爲前輩自失典刑關節盛行蓋因有司欲求報效

分以利昏故講五倫易行五倫難情因欲蔽故虛四端有實四端無

有形之伎易知故梓匠輪輿高低自服無形之伎難

辨故星相風水勝負必爭

災禍從天降只怕窟頭富貴逼人來須防絕板

聽言語太濫則諸曹開無事生事之端禁饋遺過嚴則大臣受以飽待食之謗

廉史之後不竭以冬行主斂寃死之家有後爲天道好還

男子之力必勝於婦人若對悍妻其手自縛父母之尊素加於卑幼使遇劣子其口常噤

世以不要錢爲痴人故苞苴塞路世以不諛人爲遲貨故諂佞盈朝

侵匿僧家道家以至於樂戶全然出侮鰥寡之心欺凌武官內官以至於宗派亦竊不良強禦之迹

內臣之奴易使只靠鞭笞寡婦之子難馴多因姑息逆氣所乘有時博忠諫之名有時賈殺身之禍任情自放進則不勝其英雄退則不勝其憔悴

清虛之作如水磨楠瘦自見光輝勦襲之文如油漆盤盂終嫌氣息

子孫亦是衆生顧戀不可太深責備不可太重兄弟

原同一體事親便至相讓分財便至相爭
婦人識字多致誨淫俗子通文終流健訟

傾囊而付子難承養志之歡繼世以同居漸有闕墻
之隙

隨緣皆可以乞食而剽於腹者意欲何求凡業皆
可以營生而爲人淘圃者鼻忘其臭

文自六經至七大家而精髓始盡事剽竊者除却兩
頭詩自三百篇至盛唐而風雅獨存逞淫夸者別爲

一體

任重道遠取必於身故爲仁由己當仁不讓隨俗習
非必要其黨故姦須用介盜有把風

爲文而使一世之人必不愛難要諛基之金爲文而
使一世之人必我愛亦似濫竽之體

文中諸子其語不襲孔顏而嘿傳其命脉耳食者安
知昌黎大家其文不模史漢而自得其精神皮相者
爲誚

衮衣玉帶不能御之以登床故雖有萬乘之尊肝榮
而宵寂狗馬音樂不能携之以入樞故雖有敵國之

富目暖而心灰

敢捐軀死諫以犯人主之怒者孤注之一擲也借言
事去國以希它日之用者暗積之雙陸也

饑寒所迫雖志士未免求人但求人有道患難所臨
卽聖人亦有死地顧死之有名

文士而閑騎射立致邊都武人而耽翰墨卽階閭帥
喪心病狂生於熱極攢目酸鼻起於惡寒

婦人之悲其夫益爲之悲其悲方已婦人之怒其夫
轉爲之怒其怒可平

始皇之築長城秦之所以致亡也至今藉之以備虜
叔孫之草綿蕞漢之所以爲陋也至今襲之以尊君
人言背恩者爲貴相則施恩之主坐受其讐弓或謂
負債者必廉官則放債之人忍見其垂橐

行酒令而必差者其人難與交若必不差者亦難與
交當始仕而卽富者其人無可用若終不富者亦無
可用

孔子但欲爲乎東周而孟子以王道致齊梁之庸主
孔子上不得乎狂狷而孟子以堯舜望食粟之曹交

歸有園學談
七
楊墨若在孔門亦是成章之弟子由求不聞聖訓終
爲季氏之具臣

乘勞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收下
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筵之不肯舉筋回家則亂吞
廉於大不廉於小碩鼠之貪畏也廉於始不廉於終
老虎之敦蹲也

窮措大危人主犯杞人之憂天草野人說朝廷傳海
頭之聖旨

訪察不行如暑月無雷霆積陰必致傷稼刑誅或廢
如冬天少霜霰纏疫更能死人

一手詰盜一手竊盜賊故前盜死而後盜生一面懲
奸一面窺奸婦故此奸伏而彼奸犯

魑魅魍魎豈能作祟必其氣弱而其鬼方靈星相醫
卜本以養身必鬼運通而其術始驗

當官廢法不如傀儡之登場考校徇情不如鬪盤之
輪撥

漢法太峻人情不堪是柱促而絃危也宮商猶在元
政不綱天道所厭是軫迂而徽慢也音調何存

致仕莫

子猶難娶妻莫謀於妻晚妻更忌

秦皇漢武

主而大略英風能別開混沌

留侯武侯鄴侯雖非儒者而仙風道氣自不落塵凡
政在中書權由已出少有臧否易於責成名爲閣老
政在六卿稍見從違自難求備

男子好色如渴飲漿處富貴而能自決裂者猶有丈
夫之氣女子好色如熱乘涼居津要而漫無止足者
是真妾婦之心

毛嬙之色誰不迷戀得倦始解趙孟之貴最號濃郁

致淡方休

耻惡衣食者未足議道美其宮室者必損令名

呆子之患深於浪子以其終無轉智昏官之害甚於
貪官以其狼籍及人

近諛者如受蠱毒一中之而耳目必爲人移務博者
常被書痴一挾之而議論惟知已出

以道學別爲一傳者宋史之訛也若挾孔子而私之
矣何其隘也以理學獨稱名世者本朝之陋也若外
佐命而小之矣何其淺也

大學十章管於好惡若痛痒不關何以劑量人物中
庸一書本之中和若囂呶滿世何以調燮陰陽
見十金而變色者不可以治一邑見百金而色變者
不可以統三軍

顏隨勢改升降頓殊氣逐時移盛衰立見

蜂目狼聲知爲忍人性逐形生何謂皆善深山大澤
必生龍蛇物以羣分何謂無種

有讜論而後可以定國是國是不定何以秉鈞有遠
識而後可以決大疑大疑不決何以壓衆

以德感人不如以財聚人以言餌人不如以食化人
吝者自能之富然一有事則爲過街之鼠俠者或致
破家然一有事則爲百足之蟲

以財賄遺人者常人之事以財賄訐人者小人心
爲文而專附帶名公者雖可以佞盲子而不能博智
者之大觀爲詩而故厚自誇詡者雖可以艷少年而
不能當老成之一誦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嫉妬之念爲兄弟
者或狠於外人

目凝而不動者中必腐爛言遜而不出者內有淫邪古於詞而不古於意其文直夏畦之學漢語先定句而後方奏景其詩亦齊工之畫壽生

狠暴之性可以藏貪柔媚之資可以掩拙

凡中第者中一資質資質高則空疎可掩凡作官者作一氣識氣識好則瑕疵難見

食色之性是良知也統觀人物而無間食色之外無良知也必由學慮而始明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似矣假令易乳而食能自識其親母乎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似矣假令從幼出繼能自辨其親兄乎

以笑迎人者淫佞之媒也以苦求人者貪饒之固也素富貴行乎貧賤可以得名素貧賤行乎富貴可以得利

謙美德也過謙者多懷詐默懿行也過默者或藏姦喜以文字詈人者巫蠱之見也代人作呪咀而已喜以文字諛人者星相之術也爲人添福祿而已而而譽之不若背而譽之其人之感必深多而施之

歸有園塵談
不若少而施之其人之欲易遂

淫奔之婦矯而爲尼熱中之夫激而入道

克人得志莫提貧賤之時宕子成名必棄糟糠之婦
受業門生則門生聽先生之差使投拜門生則先生
聽門生之差使

奕碁擅國則奴隸可以升堂度曲絕倫雖士人夷爲
優孟

起身早見客遲老人家之行徑嘴頭肥眼孔淺窮措
大之規模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失意
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

富貴不隨達士以其無逐塵妄行之心功名必付很
人爲其有背水決戰之氣

暴發財主收買假骨董眼前已見糊塗新科進士結
識假山人日後必遭纏累

塵談者大宗伯徐太室先生所作也月旦人倫雌
黃物理包籠連類取譬搜竒自著一家之書不經
人道之語雅謔兼陳醇駁互見使夫揮塵者便爾

神怡撫掌者則不魚倪矣漢陂外史識

木几冗談

青浦彭汝讓

半窻一几遠興閒思天地何其寥濶也清晨端起亭
午高眠胸襟何其洗滌也

軒冕而敬僞也匿就而愛私也

清淨內常近一團天理鬧熱處便着千種塵囂
窮而窮者窮于貪窮而不窮者不窮于義不窮而窮
者窮於蠢不窮而不窮者不窮於禮是故君子貧而
知義富而知禮

行潔者入市而闔戶行濁者闔戶而入市

義則捉襟見肘不妨爲富不義則高車駟馬不失爲

貧

醉者不貴公卿乃知醉之勝不醉也風者不避王侯
乃知風之勝不風也

非子卿之暴少卿不得爲知己非蔡澤之說范雎不
得爲知幾

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地猶惡盈而况于人乎
諾而寡信寧無諾予而喜奪寧無予

所不可忍者分美一杯之言所不可誨者爲官爲私
之問所不可信者分香賣履之爲所不可釋者燭影
斧聲之事所不可解者狄梁之德武曌所不可及者
諸葛之事劉禪

天者偶然也休咎徵應若形影聲響畫矣休咎徵應
不若形影聲響謬矣是故天之道無有無無無無有
無無無貧富天壽窮通得喪天也偶然也偶然言天
至矣

自多其名其名不足自多其富其富不足自多其能

其能不足良賈深藏若虛諒哉

愈裏投蠅有得多少世界隙中過騎有得多少光陰
魚嗜餌而餌亡猩猩嗜酒而酒亡士嗜祿而祿亡士
卒嗜戰而戰亡是故晉敗于馬蜀敗於山

醉者墮車神氣不傷真全也嬰兒入林豺虎不食無
恐也養吾之形若醉若嬰兒至人矣

蘇子瞻四十餘年奔走瘴厲之鄉食芋飲水其詩云
海南萬里真吾鄉只此亦寧常情易及

事忙不及寫大一字人以爲笑談今文章家一句可
盡而蔓延篇什猶歉然若未達旨趣何異此可笑也
臭腐之物蠅頭嘬之窮境僻壤必到氣味投也權要
之門奔走若市其蠅頭乎其臭腐乎

釋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云常清常淨便見天尊
儒云塗之人皆可爲堯舜悟也悟之義大矣

唐文自八代以來綺麗極矣昌黎矯之李翱諸人擅
其聲唐詩自六代以來纖弱極矣子昂矯之李白諸
人擅其聲故朴者朴雕者亦朴雕者雕朴者亦雕
人之德我讐我直至公待之以德報怨過矣一飯必

酬睚眦必報隘矣唐睢曰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
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勿忘蓋勲與蘇正和有隙
梁鴻欲殺正和勲白之正和得免欲詣勲謝勲曰吾
爲梁使君謀不爲正和也絕之如初蓋庶幾哉
桓譚稱揚雄太玄可以準易稱蔡邕曠世逸才使雄
終其身無擔石邕爲議郎奏曹程諸人不法論棄市
當其時而死豈不大快

多富貴則易驕淫多貧賤則易局促多患難則易恐
懼多酬應則易機械多交游則易浮泛多言語則易
差失多讀書則易感慨

夫鵲之聲人情喜之夫鴉之聲人情惡之夫鴉爲鶻
聲人情愈惡之猗與王莽藏公籐自凝周公旦何異
鴉之效聲鵲也

名利之場雖千里外矣爭之如市伯夷死名于首陽
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真萬古名言

秦法連坐棄灰子房博浪一擊大索十日不獲大奇
矣良遇黃石公于圯上班馬並以黃石公爲鬼神非
也蘇子瞻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也

凡作文須養得一塊雄厚之氣下筆拈來自成一篇
好議論昔人謂李商隱爲懶祭魚楊大年爲衲被果
然

蔡中郎入吳得王克論衡秘玩以爲談助常置帳中
隱處後王朗爲會稽守得其書亦秘玩之其文不逮
南華遠甚而問孔刺孟諸篇更是迂誕二子固非識
士

公孫弘布被脫粟不免爲曲學郭汾陽聲樂滿座寇
萊公溷廁燭淚成堆不失爲名賢

謗人者受謗者並傾危之士諛人者受諛者俱側媚
之夫

司馬光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只一語了却一生
有穴居野處而後有宮室棟宇有茹毛飲血而後有
漣醴醕有木葉樹皮而後有文繡羅綺有六畫結
繩而後有書契文字有男女無別而後有同牢合巹
凡物其有道乎道其有大始乎

造詣不盡者天下之人品讀不盡者天下之書
夫人有志于功業者有志于山林者巢許不能爲管

木凡分該
五
晏管晏不能爲巢許性也故曰鳧脛續之則悲鶴脛斷之則憂

責操觚以矛戟何異遊魚于木也責荷鋤以俎豆何異放獮于水也

多躁者必無沉毅之識多畏者必無蹕越之見多欲者必無慷慨之節多言者必無質實之心多勇者必無文學之雅

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名言也老子曰甚愛則大費多藏則厚亡旨哉

行住坐臥不離這個這個是何物佛謂舍利子也道謂玄同也儒謂道也一言蓋三教宗旨

燎原之火星星也干霄之木菁蔥也故曰圖大於微知著於細

知白守黑知雄守雌老氏法門也堅磨不磷白涅不淄孔氏法門也老氏履其險孔氏行其易

夫學者必有專默精誠之功然後事事可做位天地育萬物亦自可做夫藝亦然百工而兼爲雖工倕無益荀子曰行岐路者不至誠然

木凡分言
六
天地之道盈者消虛者息然忘其為消息也江河之道高者與卑者取然忘其為與取也彼沾沾之惠察察之智角角之能隘矣

聖
土之積也則為丘水之積也則為河行之積也則為

芝蘭之在谷不聞而自香腥膻之在市不聞而自臭
班輸作雲梯可以乘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
集孔明作木牛流馬能飛芻挽粟皆古之異人

楊太尉致大鳥之異寇萊公感雷陽之竹韓文公馴

鱷魚之暴司馬光墜碑毀磨大風走石皆正氣之
古之所為文者在創造命之所為文者在模擬古之
所為詩者在情致今之所為詩者在聲響

徙木非信也姑息非仁也喑啞叱詫非勇也繁縟非
禮也剗股非孝也故田橫非義也仲子非廉也豫讓
非忠也

嗜欲者語之富貴利達則悅語之貧賤憂戚則拂衣
而去好名者語之誇大奢靡則悅語之恬淡隱約則
拂衣而去故曰魚相忘乎江河人相忘乎道術

夫海日以石激之弗怒能容也夫呂梁其石嶙嶙其
水沸沸不能容也

不善謀者適其事善謀者逆其機善乎孟軻之于齊
宣王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善乎惠盎
之於宋康王也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
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也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
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也曰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
其志也曰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驩然其皆
愛利之也善乎李斯之於秦王也曰四君者皆客之

功客何負於秦也善乎左師觸龍之於秦太后也曰
甚于婦人也

賈生弔屈原一賦其意悲其辭激矣令任之公卿未
必舉炎漢而三代之宜帝之讓讓未遑也

譽人者則欲升諸天譖人者則欲墜諸壑是以天下
無信史

好譽者常謗人市恩者常奪人其傾危一也

執盈玉者弗失以縱步失之馳峻阪者弗失以康衢
失之敬與不敬固如此

水川分論
大禹盜天地開闢之利后稷盜天地樹藝之利周公盜天地制作之利其盜善矣後世若阡陌縉錢間架權酤商車兩稅青苗何異向氏之盜也
廉頗善飯馬援矍鑠李靖雖老猶堪一行不幾于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乎

韓非子與李斯俱師事荀卿矣韓非子曰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惡則以爲嘗已卽荀卿致亂而欲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李斯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卽荀卿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細流無以成江河也學問故有原委

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羸滕履躋負書擔囊至家妻不下衽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至佩六國相印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嗟乎侈富貴而輕貧賤自家人父子然矣

屈原之沉汨羅賈誼之徙長沙揚雄之投閣潘岳之取危陸機之見殺所謂蘭煎以膏翠拔以文涔蹄之水必無掉尾之魚苛猛之朝必無絃歌之俗

自視之則見借人視之則不見自視明也視於無形
至明也自聽之則聞借人聽之則不聞自聽聰也聽
於無聲至聰也

治治世而用重典治亂世而用輕典譬如拯溺而錘
之以石救焚而投之以薪

衡無心輕重自見鏡無心妍媸自見吾心之品隲鑒
藻如衡鏡公矣

太公少貧賣漿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熱而肉敗士
之未遇如此

王莽藉口於周公終南藉口於善卷延年藉口於伊
尹新法藉口於周官皆小人而無忌憚者

因喜用賞賞不必當因怒用罰罰不必當故王者無
私喜無私怒然後賞罰平

晏子治阿三年治之以治景公不說復治阿三年治
之以不治景公乃致賞嗟乎世所謂治者以不治治
之也世所謂不治者以治治之也

賈生之見忌以諸大臣不悅而後絳侯之言入晁錯
之見殺以諸侯王不悅而後袁盎之譖行語云衆口

銷骨三人成虎不可弗辨也

學問之道惟虛乃有益惟實乃有功

爵祿可以榮其身而不可以榮其心文章可以文其身而不可以文其行

大道之世上下無貳心直道行也無道之世上下有携志直道不行也

偶譚

豫章李鼎

李生掩關山中閔然無偶既戒綺語絕筆長篇典到輒成小詩附以偶然之語亦云無過三行蓋習氣難除聊用自寬耳如其驢技長鳴卽犯虎谿嚴律豫章李鼎長卿識

舍骨肉而決烈一朝只爲火坑非活計殉面皮而應酬終日翻從鬼窟作生涯閻王遣使來勾別人替我不得

外護主人捐善地何殊叢桂爍風內修道侶授真詮
奚翹明珠夜月如其翫時日而積愆尤畢竟轉輪廻
而趨墮落

萬壑疎風清兩耳聞世語急須敲玉磬三聲九天涼
月淨初心頌真經勝似撞金鐘百下

應千二百四十年之佳會猛着力只在九齡超萬億
兆塵沙劫之業根急回頭直須一瞬

大道玄之又玄人世客而又客直至忘無可忘乃是
得無所得

掃地焚香愧作佛前之弟子草衣木食永爲世外之
閒人

斷絃而夢謝雙飛已脫周妻之累奉齋而未捐五淨
實餘何肉之慙欲附慈航請敦慧劍

三教大聖人闡經世出世之真宗心心相印一身小
天地會不神而神之妙理綿綿若存

發殺機以銷不盡之雄心運生機以補旣溥之元氣
宇宙在手誰曰不然

意在筆先向包羲細叅易畫慧生牙後恍顏氏吟坐

心齋

身外有身捉麈尾
矢口閒譚真如畫
餅竅中有竅向蒲團
回心究竟方是力田

定息不離几席遠
性風疎潛身獨向岷巖
逸情雲上文生于情
情生于文問子荆直應
捲舌詩中有畫畫中有
詩起摩詰只合點頭

操鬼神覷不破之機關
定是機關不立會聖賢
道不出之言句必然言
句都捐

水流雲在想子美千載
高標月到風來憶堯夫
一時

雅致

身退日便是功成名遂
猶龍老子神哉心遠時
自無馬隘車填五柳先
生卓矣

青牛西去白馬東來萬
里間關寸步不離孔矩
圓蓋上浮方輿下奠四
時往復真機只在人心

佞佛者沿街乞兒理佛
者入門新婦闢佛者強
解小兒訶佛者當場子
弟

開國元老當須讓圯上
一翁定策奇勲誰得似
商山四皓達人撒手懸
崖俗子沉身苦海

三徙成名笑范蠡碌碌浮生縱扁舟負却五湖之風
月一朝解綬美淵明飄飄遺世命中車歸來滿架之
琴書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子其大人也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孟氏真丈夫哉

人皆有不忍之心充之足保四海我善養浩然之氣
究之可塞兩間

戒生定定生慧慧定而不用是名大慧精化氣氣化
神神化而合虛是名至神

名利場中羽客人人輸蔡澤一籌烟花隊裏仙流個
個讓換之獨步

善易者不論易義文無地安身體無者不言無老莊
何處着脚瞿曇不遭棒歿廣長饒舌無休

損之又損栽花種竹盡交還烏有先生忘無可忘袁
茗焚香總不問白衣童子

與二氏作敵國畫水徒勤引三教爲一家搏沙自苦
曲士強生分合至人不立異同

詩思在霸陵橋上微吟就林岫便已浩然野趣在鏡

伊謫
湖曲邊獨往時山川自相映發

醺醺熟讀離騷孝伯外敢曰並皆名士碌碌常承色
笑阿奴輩果然盡是佳兒

月華淡蕩本自無形風韻飄颻何曾有質達士澄懷
意表斯爲得之文人寄興篇端亦云勞矣若乃嬰童
幼女酒池糟丘吟風直作捕風弄月翻爲捉月

遣累辭家而出家之累未免信所患爲吾有身斷想
除根而無根之想儻來轉更憶至人無已

趣在阿堵中終日營營而六根不倦心在腔子裏經

年兀兀而四大常安

生生不生謂迷却靜裏殺機無無亦無方許說個中
妙有

與造物游者能造造物而不物於物與造命游者能
造造命而不命於命

六十四卦無非逆數龍虎經頗能窺豹三百五篇總
曰無邪靈均氏差可續貂

樂旨潘文合之斯成雙美廣談治筆離之所以兩傷
鹿養精龜養氣鶴養神阿個先生傳授精爲衛氣爲

傳
與神爲馬直由元始周流

虛空當體粉碎明眼漢何勞再舉俊拳陰陽原自調
和赤心人不必更煩妙手

乾三當不可變化之際故言君子而不言龍日乾夕
惕猶妨觸處危機坤卦合順天時行之宜故象牝馬
而復象牛引重致遠足了自家職業

游魚不解五音鼓琴出聽頑石未深四諦聞法點頭
偶然而不必盡然可信而無須深信

微言絕於人亡觀者不知作者之意絕技成於力到

巧者無過者之門

心聲者酷似其貌貌言者無關於心故分菓車中畢
竟借他人面孔捉刀床側終須露自己精神

執七處非心舍七處無心問世尊如何發付沉三途
是苦厭三途亦苦聽吾儕各自營生

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此之
謂明鏡止水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泰山喬嶽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
下此之謂青天白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此之謂霽月光風

身在江湖心懸魏闕身心兩地奔波手探月窟足躡天根手足一齊順適

住世厭世與浮雲同一捲舒穩把無根之施前劫後劫看虛空何會朽壞常懸不夜之燈

捐百慮而定中生智慧縱齊寒山拾得之肩酷無裁製破萬卷而下筆有神明卽接拾遺供奉之武終鮮性靈

靜處煉氣動處煉神煉就時動靜何曾有實內藥了

性外藥了命了却後內外盡是強名

在天成象而麗天者無形非象在地成形而麗地者無象非形若不信拔宅昇天請試看殞星爲石

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居無事而隆施於是誰則尸之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操有主而勘酌其間我之謂矣

鳳羽來儀而不可爲儀千載作天際真人之想龍性難馴而似乎易馴一時傳山中宰相之稱

茅簷外忽聞犬吠雞鳴恍似雲中世界竹牕下雅有

備言
蟬吟鴉噪方知靜裏乾坤

頂門上欲開未開之際定煩岐伯一針心竅裏似癢
非癢之時還借麻姑五爪

杏花疎雨楊柳輕風興到忻然獨往村落浮烟沙汀
印月歌殘倏爾言旋

擒白額撰驪珠別有青蛇一劍挽黃河瀉銀漢全憑
赤水三車

心生則性滅心滅則性見卽盡心知性之談神行則
氣行神住則氣住乃志一動氣之說

空不礙物物不礙空五濁惡總是菩提無心於事無
事於心四威儀渾皆般若

修命而性宗弗徹止作頑仙修性而命寶不完終爲
才鬼故真才才而不鬼大仙仙而不頑

仁有恩而至誠無恩故曰肫肫其仁淵有涯而至誠
無涯故曰淵淵其淵天有象而至誠無象故曰浩浩
其天

鬼神手眼俱無故能握造化之機關而指視卽爲禍
福至人情意都泯故能識鬼神之情狀而呼吸盡是

風霆

過也如日月之食年年兩炬慧燈復其見天地之心
夜夜三杯玄酒

渾沌竅儵忽一朝鑿破還須令儵忽補完人我山衆
生驀地移來且着落衆生伐去

小盜者乃大盜之資故盜小盜成大盜而後三盜旣
宜內賊者乃外賊之因故賊內賊防外賊而後六賊
不起

揮如意滾滾天花亂墜絮不沾泥據蒲鞵軋軋河車

逆行輪不輟地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長於
上古而不爲老本體卽是工夫大澤焚而不能熱河
漢沔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工夫卽
是本體

萬里寒光生積雪坐相邀天路神仙一片冰心在玉
壺難持餉洛陽親友

虛而實者天乎故以實授地之虛而往來不息實而
虛者地乎故以虛受天之實而生化無端陽而陰者

日乎故能獨照而不能納形陰而陽者月乎故能納形而不能獨照

五夜清霜收拾盡許多生意三春麗日放開來無限殺機

枕中鴻寶一編應自有風霜之句室中竹實數斛定知作鸞鳳之音

洞庭野鶯奏咸池大樂女殆其然哉木犀花散作滿院秌香吾無隱子爾

因天時興地利是農圃之叅贊損有餘補不足卽商

賈之裁成儻其日用而知其去聖人豈遠

感有心而咸則無心之感也誠有言而咸則無言之誠也悅有心而兌則無心之悅也說有言而兌則無言之說也蓋舉意舉口卽屬後天可議可思直爲塵跡

上九上六者老陰老陽之極數用九用六者返老爲少之神功是故能轉亢龍而爲元首罷野戰而爲永貞

羣龍無首包涵遁甲一書思不出位囊括西乾三藏

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華冬食根四時食其水南陽鞠
宜早種乎酒不御色不邇財不貪氣不使諸塵不能
染西方蓮立時見矣

天仙子萬古莊周才子天仙千煠李白風流放誕
蘇子瞻秣海英英放誕風流王實甫詞林楚楚

爲市井草莽之臣蚤輸國課作泉石烟霞之主日遠
俗情

旣修而悟悟也豁焉旣悟而修修也安焉大修大證
悟在其中矣大徹大悟修在其中矣

悅者獨修獨證之真機乎樂者共修共證之真趣乎
不愠者常悅常樂之真境乎

性體如如上無覆下無基在在妖魔屏絕鼻端栩栩
水不寒火不熱人人鄙吝銷融

饘於是粥於是充口腹無美大烹寒不出暑不出庇
風雨自安小築

不善飲而喜人善飲蘇長公深得酒仙三昧雖能詩
而忌人能詩隋煬帝徒爲詞客修羅

陽爲不善者不必盡罹官刑感應有踰枹鼓陰爲不

善者不必盡歸冥府輪迴不爽毫芒

害生於恩總爲從無入有而順去恩生於害都緣從有入無而逆來

天無二日垂象之常十日並出 咎徵之應請看日下赤光既可二亦應可十試問錢塘萬弩將射日不異射潮

命者於穆之不已乎性者人物之各具乎理者性命之委緒乎窮理者究極根源之謂也盡性者充滿分量之謂也致命者畢事告成之謂也

物者物有本末之物知者知所先後之知格物者本末混爲一塗致知者先後融爲覺照先者離而可合在者合而不離

煉五石斷鰲足聚蘆灰本玄宗之寓言辨商羊識萍實契墳羊乃儒風之惠日

責難於君者請先責難於天君不虧其體者要在不虧其大體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炁在清涼臺上窮不可遣而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傳讀
不淫不屈不移持心所以養氣勿正勿忘勿助養氣亦以持心

朱陸之辨不休自分宗教蜀洛之黨頓起強立町畦竹几當窻擁萬卷列百城南面王不與易此蒲團藉地結雙趺空萬有西方聖立證於茲

禹可司空稷可教稼契可明人倫與虞舜斟酌其間已兆杏壇之化雨以由治賦以求爲宰以赤典賓客共顏回揖讓其際再覩康衢之休風

虛生氣氣還虛天地之終始乎形神離形神合人物之終始乎故始而終者體受歸全之實學終而始者循環不息之化工

有物則有天命之性乎用之成路率性之道乎無行不與修道之教乎未發爲中卽天命也中節爲和卽率性也中和而致卽修道也

自誠明者率此天命之性乎自明誠者遵此修道之教乎

寂寂惺惺者性乎惺惺寂寂者心乎心量本自廣大而隘者不能盡也性地本自靈明而迷者不能知也

存心者存其操存舍亡之心養性者養其不增不減之性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道母之精一乎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法王之精一乎

遇桓而亦可管者太公乎遇武而亦可姜者管仲乎勉人事而聽天命者孔明乎識天命而修人事者謝安乎

白雲森天外美人正自可思明月滿樓中老子興復不淺

杜少陵大海翹波無妨汗垢王摩詰澄潭浸月妙在淵渟

綺里輩或疑偽設乃抗言於輕士善罵之主誰則能之大傅公卽自矯情而詠諷於伏甲貺賓之席不可及也

玉笑零音

錢唐田藝蘅

鵬運扶搖不知遊于天外蝨逃縫絮不求出乎禪中
居化有宜適真各得

華渚流虹虹非淫氣有窮射日日豈陽精

柱梁衣繡而士寒咎犯切中晉文之病鼠壤餘糧而
妹棄成綺奚知李耳之仁

心全者以身爲朽骨神超者以心爲死灰魄玄合者
以神爲礙影

神龍無卵卵靈鳳無孽雛白狗不能產騶虞黃狼不
解變天祿

禦寇好游壺丘曉之以內觀宋輕好游孟氏語之以
尊德德尊則高而俯物觀內則明而燭人

酷刑爲櫛則蟣落黔黎巧譖爲鈎則魚餒臣妾故聖
王櫛之以禮梳之以樂鈎之以義網之以仁

上善若水有時而作惡貞心如石有時而目開是以
怒動情瀾喜開欲竇

詩人以素餐爲譏商君以荒飽爲懼

使勲華而爲巢許則丹商之惡不彰使癸辛而爲輿
臺則禹湯之澤不斬

雷無偏擊日無私燭使編首而擊之則豐隆亦褻矣
推戶而燭之則羲和其勞乎擊因邪召燭以虛來虛
納天光邪基天戾

伊尹亡而沃丁葬以天子之禮周公封而成王賜以
天子之樂棄天下尙爲敝屣假禮樂豈爲虛文生前
名器或惜繁纓死後功勲何難隧道

心如天運謂之勤心如地寧謂之慎天匪勤則不能

玉笈零音
廣運地匪慎則不能久持乾之自強天心也坤之厚
載地心也

忘名之士能棄萬乘之君好名之人能輕千乘之國
陽鱈迎吏宓子爲之長揮猛狗齧人韓非因之竝歎
景陽入井麗華逐狎客何在庭花空厓山蹈海白鵬
從丞相猶存衍義進君臣兩失禽色同荒

士苟潔心無假浴于江海女能飭體何必競其黛朱
觀文未及李生歎愈老不休韓子悲

劉累參夏后之龍孔甲醢鱗而龍逝孟虧駟虞氏之

鳳夏民食卵而鳳翔

五府靈而中天之臺以建六府流而方寸之地乃空
以軒乘鶴衛國謂之不君以車載獫周家名爲賢主
女冠男冠妹喜亡國男服女服何晏喪軀

子雲注情于絲竹非楊莊無以上宣相如立譽于子
虛非得意莫能自薦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朝夕之室子野吹
律以南風北風之辨而測勝負之軍

女樂歸而魯削巫音作而楚衰漢飾伎以祭郊唐藉

倡以供御

尚父戒罔念魯叟悔徒思惟克乃作聖非學亦成章
果有人面之名仁者不餐其肉里有狗葬之號孝子
不瘞其親

梁山壅河三日不逝晉景公素縞哭之而水流海潮
擊岸百里爲墟吳越王强弩射之而潮息是伯鯨之
智不及于輦夫之言而神禹之功僅等乎鐵箭之力
鮑魚小鮮呂涓不登于太子邪蒿惡菜邢峙不進于
儲君爲傳者貴謹其幾微養德者在慎其飲食

師寒而楚子拊之三軍暖如挾纊兵渴而曹操譎之
萬衆津若餐梅

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實沉臺台
非鄭僑之博物不能言龍見絳郊非蔡墨之明占莫
能禦雖稟生知之質亦資好學之功

隼雖鷲不能以攫鳳虎雖猛不能以搏麟

王道通衢也伯道支徑也三代以上山通衢其功緩
三代以下由支徑其效速噫通衢日荆棘矣

耕男之職也今之業耕者毀其鋤犁而誨其子以盜

織婦之事也今之業織者棄其機杼而誨其女以淫
是何也古之耕織也得飽煖而今之耕織也饑寒困
之矣耕織反不若淫盜噫是孰使之然哉文王伐崇
而韞係解自結之而弗役其所與處君道也武王伐
紂而韞係解五人在前而莫肯結臣道也周之君臣
兩得之矣自是而下君將自結邪臣將結之邪一舉
足而見之矣

楊朱泣岐路阮籍泣窮途一以悲道之多端一以悲
道之不達

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殷已慤吾從周然
則文果勝慤矣乎慤悲殷之初也文非周之末也
楚莊納伍胥之諫而罷淫樂齊威悟淳于之諷而行
誅賞易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言人君貴信賢而改過
也名之曰莊威不亦宜乎

龍負夏禹之經卒治水而窆衣蛇遶衛君之輪遂投
殿而伏劍

陽君道也故尊而難對陰臣道也故卑而喜應九疇
之凶生于對寄也八卦之吉生于應偶也

風行天上動萬物者莫疾乎風水行地中潤萬物者莫疾乎水故生者之擇居死者之擇穴皆莫離乎風水也

治世不能無淫祠正人未嘗有淫祀

潮汐之盛縮因月之盈虛古語如是誰則驗之吾觀于魚腦之光滅而信之矣蓋魚鰕水畜也水者月之液月者水之精陰氣之以類相感者也

管晏之文無鹽醜女也雖醜而有益于國莊列之文西施美婦也雖美而無裨于世

文勝而周衰清談而晉敗道學盛而宋亡國無實也拘儒不可與談玄腐儒不可與論道

鰲戴山而水居螳負粒而陸遊大小之樂均也蛇委腹而緩步蚊百足而疾行有無之勢一也孰重孰輕孰多孰寡孰勞孰逸理之各足焉耳

天本明雲蔽之心本明欲蔽之雲散欲消天心同澈雲錮欲鉗天心同閉

鸚鵡之勇能奪菓終貽竊位之耻蝓蟻之智能轉丸卒蒙穢飽之羞泰伯逃荆夷齊采薇醜此故也以人

治人孔子之教也以心印心佛氏之教也聖人見道不遠人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至人見道不外心故曰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人卽心也心卽人也夫道一而已矣

禽之集也翔以擇木獸之走也挺以擇陰人之處也審以擇居翔以擇木可以遠矰弋挺以擇陰可以遠陷穿審以擇居可以遠刑辟

惡土雖善種不生善土雖惡種不死良農擇地而種君子擇人而施

智者之納言也如以水沃燥沙也昏者之拒諫也如以水潑鎔金也以水沃乎燥沙吾見其順受矣以水潑乎鎔金吾見其騰沸矣非水之異也投之非其所也非辭之殊也告之非其人也

有千里之馬而無千里之御不能獨馳也有千里之御而無千里之芻豢不能久良也善其芻豢者主也善其御者牧也如是而不千里非騏驎也

忍大師曰死生大事禹曰生寄死歸莊周曰生浮死休知其爲大事則人固不可輕于生死而忽之知其

王笑身音
爲寄歸浮休則人亦不可重于生死而惑之如是可爲了死生者

蝨斯春黍雖不足以濟饑而惰農媿矣莎雞促織雖不足以濟寒而懶婦驚矣丹鳥挾火雖不足以濟昏而暗行懼矣嗚呼其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沉檀之木不適用於稗生豫章之材不可琢于旣朽何則物有不同時有所宜也

虎豹驅羊孰不憐豺狼驅民孰能愍

罪春秋于當時仲尼不得已也期子雲于後世楊雄

其如何哉

雖有金鐘擊以金槌其聲必裂雖有仁主輔以仁臣其治必弱扣金鐘必以木鎚佐仁主必以義士權會莊誦易卦而卻乘驢前後之鬼徐份詭誦孝經而愈

陵父危篤之疾

會北齊人份陳人

猛虎之勢奮于一樸三軍之氣作于一鼓

麒麟麋鹿有角同也然麒麟不能爲麋鹿之解角君子小人有心同也然君子不能爲小人之易心繩之生也曲其用也必直人之生也直其用也或曲

衣錦食鮮非所以延年服粗餐糲聊可以卒歲
句踐鑄金于少伯君子謂之貌臣貫休鑄金于賈島
君子謂之心師

王右軍之書五十三乃成高常侍之詩五十外始學
阮籍之放見稱于司馬稽康之和致忤于鍾會晉公
之度征西之禍于此見之矣

蘿鷲依松林可以延百尋青蠅附驥尾可以致千里
其爲依附則得矣而如仰高居後何哉

堯舜之愛身甚于愛天下故讓天下于許由務光而
不恡許由務光知其害故不受天下以完其身堯舜
之愛天下不如愛子故不以天下與丹朱商均朱均
非不肖也何以故讓天下與舜禹而不爭不賢而忍
之乎舜禹不知其害而受之天下故有蒼梧會稽之
禍不得死于故居而死于逆旅不得死于中國而死
于四夷

展禽忍于三黜在今人則爲之貪位慕祿屈原甘于
九死在今人則爲之病狂喪心

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隣敵却段熲暴一人之瘡而西

羗平子罕哭一夫之亡而宋國安私恩小惠三代以下皆是道也今此之不能爲將之道何如

晉文公二豎入于膏肓扁鵲識之秦孝王崔妃入于靈府許智莊識之非察其疾也乃診其心也

樂布祠彭越不忘奴主之情廉范歛廣漢實切師生之義

良匠之目無材弗良聖主之目無臣弗聖非材之蓋良也大小各有所取也非臣之盡聖也內外各有所使也

雞鷲雄峙犬猛專牢強弱之不敵也螳勇兼垤蜂策攻窠衆寡之相凌也據勢以獵馮力以角其諸春秋戰國之君乎

孔子以死喪之道爲難言重陰道也孟子以浩然之氣爲難言重陽道也然則終不可言與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形如槁木不死之真心如穀種長生之仁死生不測造化之神

防細民之口易防處士之口難得丘民之心易得游

士之心難此七國所以懼橫議而暴秦所以令逐客也

象以齒焚犀以角斃狸以血刺熊以掌亡貂以毛誅蛇以珠剖鼈斷尾以纓狐分腋以白龜鑽甲以靈麝噬臍以香故曰禽獸無辜懷寶其害匹夫何辜懷璧其罪嗟夫罪在懷璧固已矣攘人之璧而自抵于罪者獨何與

地以海爲腎故水鹽人以腎爲海故溺鹹

以熱攻熱藥有附子以凶去凶治有干戈善用則生不善用則死

若網在綱掣繩者君如錐處囊脫穎者人

人之初生以七日爲臘人之初死以七日爲忌一臘而七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一忌而一魂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魂泯矣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

微言絕耳顏遠歎別于歐陽鄙吝萌心仲舉思見乎黃叔

君子之異于人者道同于人者貌

冬江而夏山公閱休之安宅也地棺而天椁逍遙子
之大葬也

西伯澤及枯骼而大老雙歸燕昭價重死骨而駿馬
三至

白駒過隙魏豹具感于人生飛鳥過日張翰愁思乎
瀛海

大禹入裸國而不衣秦伯適荆蠻而斷髮父母之遺
體有時而自賤衣冠之盛儀因地而或廢

仲尼擊槁而歌焱風仁可以充饑也曾參曳履而歌

商頌義可以禦寒也

分人以道謂之神分人以德謂之聖分人以功謂之
公分人以利謂之私

田子見玉食感然曰弗饑斯可矣見錦衣聾然曰弗
寒斯可矣見華屋愀然曰弗露斯可矣母玉爾食而
玉爾儀母錦爾衣而錦爾心母華爾屋而華爾德惟
儀之玉以振天下惟心之錦以文天下惟德之華以
覆天下故君子去彼取此

主生以結襪而重廷尉汲黯以長揖而重將軍

吳雄不擇封葬而三世廷尉趙興故犯妖禁而三葉
司隸陳伯敬終不言死而年老見殺

學非誦說之末也行而已政非文飾之具也實而已
正非治安之迹也化而已化者其帝乎皇則神矣

有一鄉一國天下之量斯能受一鄉一國天下之善
故曰量者量也量其多寡而受之也

田真三人共爨婦析紫荆之幹以圖分劉良四世同
居妻易庭禽以雛以求異故齊家者先刑其室正內
者必絕其私

倉庚爲炙可止妬婦之心鳳凰爲羨難化忌士之口
太公誅狂獮華士周公非之而下白屋之賢放勳容
驩鯨共苗重華矯之而正四裔之罪

徐景山畫生鯢而執白獺放挫啼懸死鼠而釣大鵬
畫鯢其冠裳乎懸鼠其爵祿乎嗚呼悲夫

孔子歷諸侯七十二聘而不遇一主乃思九夷老子
歷流沙八十一國而化被三千遂忘中夏
倚墻之木盜之橋倚床之僕姦之招

周旦作金縢以祈天命君子以爲咒詛之媒夏禹鑄

鼎象以辟神姦後世遂有厭鎮之術

亡國之社上屋而下柴絕于天地也敗家之子覆祀而滅嗣絕于祖宗也

心靈匪形故天地不能役而人反以利祿役其心心虛匪氣故陰陽不能運而人反以喜怒運其氣此心之所以不能不動也盡心者虛存心者靈

祭葬厚而奉養薄末世之孝子也承順過而弼拂微末世之忠臣也事生孝之先犯顏忠之大

琴瑟合調夫婦之所以諧音墳簞一節兄弟之所以同氣龜鳴而驚應兔死則狐悲

人之爲學四書其門牆也五經其堂奧也子史其廊廡也九流百家其器用也居不可以不廣學不可以不博舉業錮而居隘語錄倡而學荒

有子如龍虎不須作馬牛有子如豚犬何須作馬牛涪水雜江水蒲元能辨其性故淬劍精石城雜南泠德裕能辨其味故煮茶美

京師元帝爲周圍尙談老子之旨海島宋君爲元逐猶講大學之章腐臣朽主自取滅亡神謨聖訓何裨

王笑亭音
解禳

天地施恩于萬物而不望萬物之報吾是以知天地之大父母施恩于子孫而不望子孫之報吾是以知父母之大天爲嚴父地慈母少極吾宗太極祖巍巍乎其功德蕩蕩乎其難名哉

腐鼠墮而虞氏亡猘狗逐而華臣走孽雖由于自作孽實起于不虞

欲治疑獄鮭魴解觸咎繇碌碌若濟大師倉光實危

尙父咄咄

光一作兪

敗歲皆孳形菜色之民而通都有吞花卧柳之司牧防秋多夢妻哭子之士而幕府有歌兒舞女之將軍民欲不流得乎士求不叛難矣

善富者羞德之不積不羞金之不積善貴者耻德之不黜不耻祿之不夥德以聚金則滿不撲德以居祿則鼎不顛

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乖厓轉封羊之經乃異端之義

用良匠者必胥良材用大賢者必胥大位無良材則

良匠不足以成器無大位則大賢不足以成治臨厠而惰容非顏閔之德膺刃而回慮非關比之忠君子寢義而夢榮小人寢利而夢辱是故寢薄冰者夢溺寢積薪者夢焚

乾蓋西旋故二曜輪運坤輿東轉故百谷馬奔暮沒而朝升同此日也天不更則日亦不更左注而右浮同此水也地不耗則水亦不耗

民無百里之名士無千里之名仲尼所以來鳳狗之謂民無百里之友士無千里之友林宗所以叢黨錮之災友者人之所惜名者天之所忌

三皇不期皇而皇五帝不期帝而帝三王不期王而王期皇不皇者始皇也期帝不帝者東帝也期王不王者霸王也

以蛙鼃當鼓吹孔珪之志初不在于清音以蟋蟀代簫管道賁之心實有契于定慧

詩因鼓吹發桓玄耳入而心通筆以鼓吹神張旭得心而應手

珠雖泐不失爲寶莠雖喬不失爲草寧爲回天毋爲

蹠老

江河若決神禹不能挽其流井田能開周公不能復其界地利有宜人事有時

日月不以陰霾而改其升沉聖賢不以昏亂而變其出處有常度萬物仰有常德萬民望

建律者君行律者臣守律者民

以道爲弇則士游祥麟以德爲籠則士來瑞鳳以功爲罟則士投猛虎以利爲藪則士奔狂狗

梓慶鑿成而疑鬼靈芸鍼妙而驚神聖道散于游藝

天巧喪于工以

狂以全身君子也狂以殺身小人也被髮邢子昌罵坐灌夫亡接輿陸通免捶杖正平殃五子歌不慧仲尼思中行

日閑輿衛何難乎良馬之逐不離輜重豈憂乎終日之行利往基于具備喪握本于持輕

月不暇照雲火升梯雨不及施水輪灌隴

笑之頻者泣必深生之急者亡必疾

天鑄萬物聖人鼓之天蘊至文聖人詒之鑄非鼓則

器將監蘊非詰則文不宣

寓林清言

武林黃汝亨

人常言功名是身外余長夏畏酷暑及伸睡至熟絕不知炎蒸之侵肌骨然則寒暑亦身外物也推之悲喜想亦當爾

胡伯武對晉武帝言其父質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所以遠遜此至德語也予謂末世人倘濁恐人知猶有澄汰之路

虎至猛物楚劉儀卿云其鄉人有得大鼃坑園中夜

寓林清言

深。有。虎。入。園。攫。之。鼯。口。啣。虎。頭。死。不。放。至。虎。以。銳。爪。封。其。腸。出。緊。啣。如。故。及。早。俱。斃。含。氣。之。倫。俱。有。毒。性。寃。報。何。時。已。而。虎。與。鼯。俱。不。自。繇。可。畏。哉。此。事。罕。聞。見。時。沈。某。爲。溫。州。別。駕。在。座。云。溫。州。亦。有。此。事。常。人。但。聞。虎。威。而。蠢。視。鼯。此。禍。門。也。

使。舊。用。筆。如。用。老。病。僕。卽。筋。力。不。赴。而。神。精。大。貼。今。年。夏。偶。得。白。兔。如。玉。目。如。血。珀。此。五。百。年。珍。異。覽。者。皆。賀。入。秋。予。得。危。病。然。珍。者。自。珍。病。者。自。病。兩。不。相。涉。古。來。國。家。符。瑞。此。史。人。稱。祥。迂。人。言。災。然。俱。可。

笑

惟。止。故。常。動。常。靜。可。以。入。水。火。不。亂。予。病。鬱。一。爲。熱。所。牽。動。則。熱。入。之。矣。所。謂。臨。終。被。業。牽。只。是。此。意。然。止。甚。難。不。是。臨。渴。掘。井。平。時。應。接。煩。劇。時。須。操。此。物。因。偶。得。句。云。咸。以。通。萬。物。良。而。止。諸。躬。

嘗。試。以。床。爲。棺。身。爲。尸。以。夢。爲。死。于。中。了。不。悲。人。亦。莫。之。悲。而。至。于。死。也。烏。烏。然。悲。之。不。亦。惑。乎。或。曰。夜。夢。而。朝。覺。也。則。安。知。不。此。之。死。而。被。之。覺。也。

予。病。中。不。成。寐。因。悟。一。法。而。睡。作。睡。訣。目。垂。下。下。無。

着如觀鼻觀
心之類

心向內內無法

如丹田數
息之說

不思不想清

淨樂遺身遺心大和樂

嘗試語相者曰試剥落衣冠孤存此身而能定貴賤
壽夭此工于相者也又使化皮囊遺枯骸而能辨某
人骨相此神于相者也不然則相亦委蛻也善乎中
峰祖師自題其像曰幻人無此相此相非幻人若喚
作中峰鏡面添埃塵

余病弱懶于挈飛羽而夢中徃徃持刀劍挺杖撻伐
人與晝相反莊曰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反也醫家言
浮火也強陽也素問曰怒肝則夢刀兵然則蚩尤鉅
鹿之戰石火之一瞬已耳

孔子夢周公不能得位行道如周公亦反也大聖人
亦不能不隨氣化中

狂言紀畧

武林黃汝亨

讀遜國記

余讀遜國記爲愴然廢書嗟乎才難哉方先生能死
事而不能成事骨肉操戈海內血刃猶緩頰而譚周
官稱說詩書不已迂乎太上運籌振義出萬全之師
次則按甲罷兵明示三讓爭不勝讓又何辭焉臣忍
于君而且曰無使余負殺叔父名小不忍則亂大謀
其建文之謂邪迨其迫也不可爲矣然 成祖窘往

往會風霧得脫天平可爲哉建文窮而逸于禪俗傳高皇帝知其然而匣髡緇遺之孫謀如是是愚高皇帝余不信也

讀異姓諸侯王傳

高皇帝起布衣握區宇與漢高相當而所誅削功臣大畧亦相似總之英雄多忌又反覆之態熟于耳目固其所矣郭子興幸以功名終而其弟德成者以酒自放卒又逃禪完其天年殆近于仲尼所謂廢中權者邪或曰成蓋滑稽之雄良是

盛庸

濟南之役鐵鉉犯乘輿及乎馬首與子房中副車豫讓伏橋之誼尤皎烈矣盛庸夜出劫戰晝憑城而守有桀士之風卒以歸命豈班彪所謂知興者哉令鐵面尚書在余忻爲執鞭以附成祖思錄鍊子寧之旨

劉文成

高皇帝所與犯矢石揭日月者中山開平居多然在淮陰鄼侯間爲高皇用者也文成覩天人之符運

籌廟筭折衝尊俎之上封賞三讓撝謙杜猜明哲保
身及乎子孫用 高皇者也昔人云子房能用高祖
文成似之矣楊文懿日子房不見詞章似少遜焉嗟
乎前箸八籌爲西漢策士之冠黃石一編書非詞人
之雄哉此言卽文成聞之當爲失笑

宋吳劉

吳學士沉辨宣尼封王之非有功名教明儒之冠劉
學士三吳裕 高祖屬意 成祖之舉克樹 建文
統紀凜然人定勝天昭揭日月者也宋學士漁首振
文學草昧之秋三人者並孟子所謂豪傑之士其他
彬彬質文之選稱北面矣

鄭忠毅

鄭公從靖難樹功封侯甚偉然比之河間東平在風
之下矣乃其卒也妾張自經殉其從一之節有足多
者聶政姊女俠之雄孰與張從容赴義九原哉余特
表而出之

解學士縉

讀解公太庖西上封事頗可采用然文議繁偶令當

賈太傅直足奴隸耳乃亦有沈尚書潛爲絳灌何哉
有司効其母喪未葬父年九十奔 上喪違詔旣受
知 建文矣效用 成祖死于獄尚謂忌者口所中
耶解公小有才不聞道其教學者曰寧爲有瑕玉勿
作無瑕石嗚呼玉而瑕可也毀于櫝中燕石欺之矣

姚榮國廣孝

姚公作備靖難爲 成祖功臣之首然其先未嘗受
官兩朝也余考其歸命握符英雄之識世未有先及
者生平湛浮屠氏之旨不變 上嘗賜兩宮人逾月

不近亦不辭嗚呼殆古之異人有道術者流而幻化
功名者哉

四相

李文正東陽清謹寬和在成弘間稱太平賢相矣康
陵無度比于奸凶公不過爲調停保護之計學士大
夫多訾之有故哉楊文襄一清策張永誅逆瑾事此
淮陰背水陣兵法所謂置之亡地而得存忠而能權
者也席文襄書所至有績贊襄潤色之業然非表表
百世者張文忠孚敬興獻大禮議折廷論成 世宗

尊親之孝甚鉅恐于萬世統紀未盡合也其奏革鎮
守去孔子王號朝典民瘼無疆之澤永不刊滅矣

廟典

野史氏曰所謂宗廟者君長海內明尊親正統紀自
非異姓更代一日爲君何可廢置 建文 景泰之
不列于廟寢也余甚惑之家則序親國則序統古之
制也 典獻叔也不嘗北面 武宗乎稱帝有二統
也廟位 武宗之上君降臣也悖禮滋甚意者聖孝
幽穆廟議鴻遠草莽之下非可蠹測與記而俟之

御夷

高皇滅吳楚蕩諸寇而逐胡元混一中國四夷歸命
往來貢使勿絕有侵犯狡詐者置勿問王者之度與
天同覆矣雖然仲尼有文德之訓詩人咏遏密之師
夫所謂德者孰大于君臣文王豈好爲窮黷者哉天
之雷霆卽不能索叛父母褻神明者而人擊之然未
有盡勿擊者也以安南之篡弒相仍日本之譎詐反
覆奈何並置勿問邪勿問則外之矣而却之而復然
之是予賊也夫以熊虎之將百戰之威何難小夷而

輒置焉高岱曰恐其敝中國而邀功戎夷也是文德
可無修而過密可無師也大抵高皇起布衣而窮
年于湯火戰陣之間盖事成而老且厭兵矣獨此不
可以爲訓也令臣生高皇時亦必昌言陛下安
能黜然乎然不可謂非不嗜殺之主也

封燕

語有之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故愛太子者在于蚤諭
教以正始也初一文皇越節制征沙漠太祖特慰
之而反以戒秦王也溺于愛矣史稱太祖有意易

儲余謂此爲文皇黜次之案未必然也果然是啟
之矣當分封時豈無賢良方正之傳耶必擇名僧而
又聽文皇廣孝之請遂令作備靖難積愛成驕

高皇于是啓遼國之端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建文
嗣皇帝位諸王會葬而文皇獨以有疾不拜嘗試
之也許侍中廷劾余每嘆其爲方練諸烈士之冠詔
置不問此建文所以不斷而文皇弄之掌上也
嗚呼命矣夫

巴巴土木

行言紀畧
讀土木北狩事令人涕泣廢書髮上指恨不及嚙振
肉唾諸朝士面而撻之血也方 帝寵振時三楊老
臣也先不能請誅振 太后欲誅之矣又救釋之令
帝蒙虜塵而國幾覆也振固不容于死三楊非亂首
哉至卒卒 駕行有謀欲擊殺振遮 駕返者此九
鼎絕續之會非大豪識邪何以不果也及乎土木廟
堂之上蜂起而蝟亂矣非于少保排衆翼 王鎮定
呼吸之間力却和議虜不將挾 上皇而餌我哉社
稷爲重君爲輕此言揭日月而奠山嶽我 明三百
年無疆之宗社非于之留耶令從有貞議遷而南卽
不至斬廟祀或徼天幸據偏安有今日乎郭登大同
之守楊善虜廷之迎有桀士成仁取義之槩而少保
非功人哉然誅奸任忠獨斷不疑轉禍爲福則
景皇帝千年之業矣有貞貪功而 英宗復辟令于
謙寃忠魂 景皇帝削廟號抑不知端委而臨大統
者誰所留耶余每謂徐有貞王振等耳並宜服上刑
爲千古之戮而三楊者次之矣

逆瑾

瑾刑餘掃除之人流毒甚矣至諸大臣臺省交疏請
誅不能動蓋李郎中夢陽爲虎首而韓尚書文才不
副忠之爲蛇尾也惜哉是時劉健遷至推案哭諫亦
壯矣宜以死爭之而乃乞歸田則武宗聽之闔計
遂快李東陽軟滑取容從史瑾議窺瑾所釋而釋焉
而學士大夫遂借之以保護調停之說誤而國哉楊
文襄激永誅瑾余每嘆其爲淮陰背水戰爲置死得
生之策然亦會當機耳何者討寘鐻之役不付他官
而獨命張永與楊一清往則永固能得武宗意者

鐻檄列瑾十七大罪而武宗意大動矣最
得機者在張永急射如疾雷之下而永所以急射者
則以永與瑾兩虎不並門非永傷瑾則瑾傷永而楊
公固有以中其所忌也此時患永不言言則必中後
已永非獨爲國亦自爲矣嗚呼劉謝李韓之爲國謀
也與文襄等也彼之如摧山而此之如摧枯非以機
哉若東陽者無論主上何面目見張永乎

